

本期內容

◎ 編者的話	1
◎ 淺嘗印度神妙	2
◎ 故事梗概	4
◎ 需要被解脫的佛教徒束縛感	5
◎ 「Vara: A Blessing」觀後感	6
◎ Vara 一種祝福 a Blessing	8
◎ 加持	10
◎ 虔誠	11
◎ 慈悲之心	12
◎ 藝術家的角色：訪問宗薩欽哲仁波切	13
◎ 菩提迦耶手札（一）：不良於行的老人	16



編者的話

宗薩欽哲仁波切的第三部電影 *Vara: A Blessing* 應金馬影展的邀請，甫於十一月十、十一兩日在台北放映。在此之前，這部電影被選為釜山國際電影節的開幕片，並且於倫敦電影節公映。本期「柔和聲」刊載了一些與這部電影相關的訊息，除了仁波切本人對此電影的說明之外，還有一些朋友分享他們的電影觀後感。在另一篇登載在英文 *Gentle Voice* 上有關藝術家的訪談裡，仁波切也提到他的電影。

本期刊載的「菩提迦耶手札」是悉達多本願會馬君美老師於菩提迦耶的隨筆感言。他於十月下旬到菩提迦耶朝聖，將一些所見、所思寫下，希望與大家分享和共勉。



淺嘗印度神妙

■ 宗薩欽哲仁波切

不丹導演欽哲諾布（學生稱其為：宗薩欽哲仁波切）關於其即將為釜山國際電影節拉開帷幕的新影片《VARA: A BLESSING》的講述：

由於佛教上師這個責無旁貸的工作，我永遠不能期冀做個全職的電影人。但我卻一直是電影這種藝術形式的虔誠愛好者。我可以從動態的形象和聲音受到震撼，看到這些如何影響了人們的意識與潛意識層面。

我同時也是個印度迷，她的文化和甚深的智慧傳統令我著迷。有些事情你只能在印度體驗，卻無法在其他任何地方獲得。通過電影《VARA: A BLESSING》我希望帶給觀眾的僅僅是淺嘗神妙印度。

在印度，你會遇見有著難以置信的虔誠和信任的力量的人，你可以看到接受幻象與現實的融合的人，就好比一個普通人可以相信大象可以騎在老鼠上。在我看來，這種相信的能力是一種力量，而不是弱點。缺失了這種力量，生活將會非常沮喪和空虛。

印度也是佛陀的出生之地，而我感覺與許多印度教修持的聯繫至今依然存在。我們分享許多同樣的觀想和儀軌。例如，印度教和佛教都有同一個叫做妙音天女的本尊。她是藝術創作之神。間接地說，我要感謝她給了我這個故事的靈感。在《VARA: A BLESSING》中，你還會看到克利須那神，他不在佛教的傳統之中。

我愛印度文學。桑尼爾干戈帕德雷是最喜歡的作家之一，而《VARA: A BLESSING》是根據他的短片小說《Rakta Aar Kana》（後被翻譯為《血與淚》）改編的。但是在《血與淚》中沒有舞蹈的元素，也完全沒有關於女主角麗菀的部分。沒有了傳統舞蹈，我無法對印度崇敬。我一直以來被婆羅多舞深深地迷住，那麼美妙的藝術形式。我對它的傳統幾乎不瞭解，而我對它的感覺卻是難以言表的豐富。

我到南印度的幾所舞蹈學院參觀，那使我最終決定將舞蹈融入電影。但是首先我們需要找到一位舞者。



（圖：電影中文官方網站）

我們嘗試選擇飾演女主角麗菀的演員，第一次，第一卷錄影帶就是 Shahana Goswami 的。給我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，但是我們感覺還是應該繼續看看其他演員。怎麼可能一開始就如此幸運呢？我們從孟買到紐約，做了很多角色的面試，看了無數美麗又有才華的女演員，但是沒有一個完全適合麗菀一角。然後我們到斯里蘭卡堪景，恰巧 Shahana 也在那裏拍攝《午夜的孩子》，她擠出時間來見我。當我看著她穿著牛仔褲隨意地向我走來的時候，她本人那獨特的

風采和儀態深深地打動了我。即使我們仍然繼續尋找麗菴，但我已經意識到我們一直以來尋找的女主角正是 Shahana Goswami，她就是麗菴。

許多人問我為什麼故事本身發生在印度，而卻選擇斯里蘭卡作為拍攝地點。這主要是因為有一種猜測說，因為印度的官僚主義會使拍攝比較困難。而現在看來，斯里蘭卡也並不容易，但是毫無疑問那裏有非常引人入勝的絢麗景色，這足以令所有的頭痛都值得。

我其他兩部電影，1999 年的《高山上的世界盃》和 2003 年的《旅行者與魔法師》基本上是在我的後院完成的。我幾乎是下了床就已經到了片場。工作人員都是從我非常熟悉的文化背景而來的，我是不丹人，一直被寺院裏的人圍著。而《VARA: A BLESSING》則是個完全不同的情況。正如很多人所知道的，我們很難從外在去瞭解一種文化。除此之外，我選擇了一個拍攝和舞蹈都非常難的主題。

在我拍其他的電影時，攝製組是我的鄰居、僧人亦或是朋友。但是《VARA: A BLESSING》是我第一次與專業演員合作。同時劇組也是由來自世界各地才華橫溢的專業人士組成，這些人以前未曾謀面也不把我看做仁波切或靈性導師，這是我們刻意的選擇。由於我的另一個工作是精神領域的，我想看一看與那些對我沒有形成特定概念的人合作是怎樣的情況，而我從他們那裏學到的很多。

每一部電影都給我增加了許多經驗，使我對通過畫面講故事的理解更廣泛。我的願望是這些經驗可以引領我到最終的願望，那就是拍一部關於佛陀的一生的影片。這是個非常大的夢想，如果我們想把它拍好，那將不僅是很大的製作，而且也需要很多技術，因為這個題目超越了概念。無論如何，這個願望我一直保持著。同時，我也喜歡拍小成本的獨立電影。在我看來，每一部影片都是朝向最終願望的墊腳石。

我學到的最大一課來自於剪輯工作室。當我們尋找剪輯師時，有位朋友告訴我張叔平的才華不可思議，但是，他也提醒我，假如你想以敘述的方式講故事，你最好再三考慮。如果你認為電影無需符合情理和邏輯，但是可以給觀眾在離開影院後留下更多無法言喻的，縈繞於心且回味無窮的感覺，或許張叔平是最佳人選。我得承認他的建議非常到位。張叔平看起來幾乎是與情理相反的，至少可以說是以非傳統的方式剪輯。而我必須說在剪輯過程中，通過他的眼睛我學到了很多。

我希望繼續過這種作為上師和電影人雙重身份的生活。我的學生們對我非常有耐心。在看到拍攝這部電影，以及許多我所做的非傳統的事情之後，他們似乎已經習慣了。但是最近幾年，我作為佛教徒的職責加倍或者說三倍的增長了。大多數時候都非常具有挑戰性，但我必須說，我將永遠以我的宗教職責為主導。

(本文轉載自「正見」網站 <http://www.almostbuddhist.com/study/film.html>。)



回目錄

故事梗概

麗菴 (Lila) 是無憂無慮的鄉村女郎，他的母親薇娜妲 (Vinata) 是一位寺廟歌舞女郎。根據傳統，寺廟歌舞女郎是神的妻眷，這個傳統曾被尊崇，而現在卻受人鄙視，他們母女在這樣的氛圍中，於印度農村的社會邊緣，艱苦地維持生計。沙安 (Shyam) 是一位低種姓的鄉村青年，夢想著成為雕塑家，逃離家鄉到城市去發展。沙安請求麗菴做他的模特，雖然知道如果被發現，他們兩人的生活都將陷入險境，麗菴還是同意了……

《VARA a Blessing》這部電影講述的是，在印度一個沒有受到外界時髦的影響，草木青翠繁盛的鄉間小村裡的故事，影片將鮮明的印度神祇夢境、印度傳統舞蹈婆羅多舞 (Bharatanatyam) 和音樂緊密地結合。講述了一個關於永恆的愛與虔誠的故事。

(本文轉載自電影的中文官方網站 <http://www.khyentsenorbusvara.com/>)



(圖：電影中文官方網站)



🌀 回目錄 🌀

需要被解脫的佛教徒束縛感

■ 譚智華

Vara : a blessing 在我看來雖然以印度教為背景，在信仰的精神部分，卻可以普世皆準，尤其可以傳達藏傳佛教中人和佛／本尊之間的關係。令人會心一笑的是，當它在外相上呈現的是印度教的神，忽然令我這個佛教徒覺得大大鬆了口氣！完全不需要有必須尊敬、維持形象的包袱。

這種解脫感，令我反省到隨著我與日俱增的佛教徒「資歷」，我累積了愈來愈多佛書、灌頂、積欠的功課，但是和「佛」的關係卻停滯不前，甚且變得侷限和僵化。當進到道場，反射動作就是要拜三拜，無論看到佛像、經書或破損的僧衣，都應該恭敬……這本身並沒有問題，問題是我經常忘了佛是在外面還是在裡面，下意識中還是把佛當作有神論的神，所以把我和「佛」的關係侷限住了。

女主角 Lila 面對濕婆神的關係卻很自由、純淨、原始，是一種我從未想過的人神關係。她可以親吻神的臉頰、跟神說些懺悔以外的悄悄話，也不反對某個談得來的帥哥可能是濕婆神的化身……這一切在「嚴謹」的佛教徒看來，在在衝擊著我們小小的概念心。這種單純原始的態度，充滿無限可能的開放性……她可以跳一段最美的 Bharatanatyam 舞，也可以跳電視上看來的流行舞蹈，可以用不花一文錢的鮮花來供養，也可以很珍視她和神的關係——我的七種情緒，只跳給濕婆神看。Lila 在神面前，可以開心、可以悲傷，可以性感，也可以虔誠，她沒有把神當「外人」，永遠展露自己真實自然面貌，也永遠對神敞開、開放。

Vara 外在的劇情很簡單，但核心的內涵卻是很重要的題目，也許是許多佛教徒追尋一生卻不可得的狀態——最原始、單純的狀態，人與神／佛性之間最自然、本初的狀態，可以是任何可能性，可以是一切。當皈依、禮拜、懺悔等等都成為我每日「必須」的規範時，看一個印度教的東西，拋開所有佛教徒形式上的規則，我可以看到佛法中更原始、自由的部分。謝謝仁波切的創意！藉著電影傳達了這麼看不見、摸不著，卻又常被無量無邊的概念垃圾淹蓋的心……謝謝你讓我了解，原始清淨的狀態接近什麼樣子。



☞ 回目錄 ☞

「Vara: A Blessing」觀後感

■ 黃維玲

這是一場視覺聽覺的饗宴。以往我對印度文化總因為太過陌生而只覺得「詭異」，此片的音樂、舞蹈和服裝卻讓我不禁讚歎「好美！」觀後則迫不及待想要瞭解更多：女主角 Lila 身為「神廟舞女」（Devadasi），既然是神的僕人，為何受到如此輕賤？伊斯蘭信徒在印度社會地位如何？不同種姓之間的通婚普遍嗎？如果說好的藝術作品能為你打開通往另一個世界的窗，那麼這部片確實處處帶給我驚喜，促成了我探索另一個文化的機緣。

男主角 Shyma 顯然是個賤民，他認為唯有到城市生活，否則無法擺脫任人輕視踐踏的命運。（這讓我不禁想像，IT 業興盛的印度城市中，有多少科技新貴是賤民出身呢？）他對自身的處境已經絕望到不敢有一絲欲望，或許也因為這樣，他成了 Lila 眼中 Krishna 的崇高化身。

Shyma 的欲望最後在那場滂沱大雨中，在 Lila 的戲弄挑逗中終於現形，但雨過之後，他仍是一個，因為自己的身份，對愛情沒有任何企求，對人生沒有任何奢望的人。他在片尾 Lila 結婚前，隔著窗，真心讚歎 Lila 的美，對 Lila 的好運給予祝福，完全無視於 Lila 的複雜心思。我非常喜歡並心疼這個角色，但又覺得他和 Lila 發生關係之後的反應比較不具說服力。他彷彿仍一貫地處在出神和無知的狀態。難道他不知道他觸犯了社會的一大禁忌？難道他不懼怕事實被人發現，性命不保？為何他事後看到 Lila，沒有尷尬懊悔或欲望被撥起後必須將之再度壓抑的痛苦？塑造這樣單純的角色，難道不是對賤民的一種美化／簡化？

女主角 Lila 美麗而虔敬，因著她的年紀不免懷有少女的夢。她熱情單純，不受世俗禁忌所捆綁，但最後證明她也不乏機巧，為了躲過災難，她誘惑了愛慕她已久的有錢人家獨子，繼而謊稱懷有他的骨肉，順利化險為夷，從此晉身到另一個社會階級。

如果這部片是一般導演拍的，我可能會少了些質疑，但這畢竟是仁波切的作品，於是我不禁要納悶，他怎麼看待自己所設計的這個結局？用儒家傳統，用世俗的價值觀來看，顯然我們可以直接控訴 Lila 年紀輕輕卻浪蕩又有心機（雖然她是那麼美麗討喜讓人不忍苛責）。對於被瞞在骨裡的富人而言，這公平嗎？Lila 的行為沒收到懲罰卻受到祝福，這像話嗎？幫富人子弟找對象的 Subha，為了媒人的酬金而硬是把心中的疑問吞下，這樣對嗎？Lila 的 blessing（祝福），是她先生的 curse（詛咒）嗎？這是齣喜劇還是悲劇呢？

但我也必須承認，這是再好不過、皆大歡喜的安排：富家子得到他想要的女人，他的母親也不必再為家族無後而操心；Lila 一舉還拯救了自己，賤民，母親，以及腹中的孩子四條人命。所有人都得到拯救，觀眾也鬆了口氣。

因此，我覺得這個結局極為慈悲，就連 Subha——他的惡行惡狀象徵著印度社會對低下階層的踐踏——在導演眼中，終究就不過是個必須填飽自己和妻兒肚皮的可憐人。

什麼是正義？什麼是道德？什麼是良知？我們心中的正義道德良知是放諸四海皆準，還是受到我們文化的制約，如同基因般嵌入我們的價值觀，以至於我們再也無法分辨我們到底是在為善還是作惡？有多少時候，我們舉著正義道德的利劍濫殺無辜？正義道德和慈悲智慧，有沒有可能其實經常抵觸？

我也不禁想問，人真的需要真相嗎？如果可以選擇，富人是否寧可選擇這結局，那總好過年輕男主人繼續宅在家裡、他的母親繼續擔憂？只要一切不被揭發，沒有面子尊嚴問題，一切不都很完滿？真相被揭發，村人指指點點，這才是人所在乎的吧？最終，人要的其實不就是面子和尊嚴？如果面子和尊嚴都是空，那麼真相不也是空嗎？我那麼認真地探究孰是孰非，不也是空？

這是我看完電影後一連串的困惑。我並非仁波切的弟子，對佛法認識極為淺薄，對於因著這部片子而浮起的一大片困惑，可能窮盡一生都無法找到滿意的答案。不過此時腦中忽然浮起不知道在那裡看到的仁波切的話，如果我記得沒錯，他曾說，「困惑是好的，祝你一直保持困惑。」



🌀 回目錄 🌀

Vara 一種祝福 a Blessing

■ 陳念萱

如果對印度教不熟悉，又對印度傳統舞蹈沒概念，這部獲選為今年釜山影展開幕片，欽哲諾布導演的第三部作品，對於信仰陌生的人，有相當困難的理解門檻。難怪金馬影展會把片名翻譯成「舞孃禁戀」，看得我們頭皮發麻而啞然失笑。卻偏偏，導演的名字，掛的是「宗薩仁波切」，宗薩是藏區地名，仁波切是頭銜，基本上，這不算是個名字，只能勉強是稱呼，對於一個正式的影展或電影人來說，相當地不「正式」。

故事，以溼婆神化身克里虛那的廟妓為主軸，這是個嚴格的婆羅門傳統村落，種姓制度仍被嚴苛地遵守著，虔誠，卻不明究理，亦是整個傳統文化沒落的氛圍，再虔誠的信仰，與神靈合一的舞蹈，仍遭受著各種人性的摧殘與打擊。

村民是虔誠的，否則，他們不會為了光明節的 Kali 女神塑像，而容忍賤民的「髒手」介入。而村民是愚昧的，對於眼前如此虔敬曼妙的舞蹈，仍產生無法遏止的邪念，這也同時延伸了許多的人性困境。

若單看電影本事，一個必需代代相傳的廟妓之女，與渴望以雕塑工藝擺脫賤民身分的單純男孩相戀，原本是極其簡單的「成家」想望，卻因周遭複雜的傳統文化枷鎖，而讓這看來簡單的「正果」，永遠無法如願。

電影對白雖多次影射「廟妓」的宿命，並暗示，無論女主角舞技如何精湛，甚至昇華而討好了諸神，亦永無擺脫既定生活範疇，走出生來便已打造好的囚牢。除非，妳真能做到與神合而為一。

片名取得好「a Blessing」，女主角在最沒有可能的處境裡，得到了不可思議的「祝福」，而嫁入「豪門」。單就世俗的眼光來看，沒有比這更幸運的結果了。然而，做為一個誓願終生以傳統舞蹈奉獻諸神的廟妓，這無異是被剝奪了展翅飛翔的雙翼，難得人間之福，卻也是遠離神聖的因，是福是禍，只有她自己心裡明白。

我在看電影之前，讀了「精靈之城」作者威廉的新作「九樣人生」，其中一個篇章專門介紹了「廟妓」，作者實際採訪印度仍存在的特殊傳統職業，並以極其罕見的對話內容，揭露了不為人知的信仰面紗。虔誠，依舊是印度教信徒支撐生活困境的力量，這股生來具備的本能，非外人所能理解。

印度教的許多儀軌，是藏傳佛教借用的源頭，祭祀的精神主軸不變，即便是在哲學層次上已超越。尤其是在我們仍處於「口頭便給」的階段，許多形而上的思想，幾乎連仰望的能力都有待加強，更沒可能僅憑「理念」而當真做到「放下」一切。儀軌，或祭祀，成為無法避免的必要之「惡」。

電影裡，有大量的廟妓舞蹈，以及私密的「與神對話」，在最悲慘的生活境況下，仍保持著全然純淨的「交流」，這幾乎已觸及所有的信仰基礎，如新疆導演劉湘晨以五

年的時間追蹤蘇非苦行僧「阿希克」們的紀錄片，所有的吟唱，與神對話，幾乎全是戀人般的細語。

我猜，Vara 想說的，也是所有信仰都在傳達的兩難，一上一下，做神，或做人，一直都是人類的選擇。如果做人，虔誠，能得到神的祝福。若想做神，越虔誠，吃的苦頭越大。這個抉擇，難度很高，只有達到「神」的級別，才有勇氣去思考。



❧ 回目錄 ❧

加持

■ 曉魚

Vara: A Blessing，情緒煩惱層層掩覆中，智慧儼然閃動。

如果對印度教沒有些許認知，初看 *Vara: A Blessing*，或許會陷入某種程度的不解？但若稍稍知道，就能理解女主角 Lila 對黑天 (Krishna) 純淨而無所保留的愛與虔誠，反映出印度教信仰與人性的緊密結合，而如是純真的無二，卻間接帶領 Lila 走上為世俗不容的道路。面對現實與人性掙扎的靈魂，體現的究竟是人性與神性的分離，亦或是靈性本質面的超越？

人性的愛慾，或許複雜難解，也或許單純一如 Lila 對 Krishna 的全然虔誠，這其中或有染淨之別，或者本來清淨，一線之隔，或許也端看從哪個角度著眼……

相較於染淨的隱微難辨，種姓階級區隔之缺乏正義，就顯得極為明顯。然而，有些諷刺的是，這主張人生而不平等的世俗中的世俗，卻可能藉由它對不同種姓的染淨二分，反過頭來增強了人性染淨的幽微難辨。

或許，從世俗角度來看，Lila 的作為是逾矩，是欺瞞，然而在極度缺乏正義的世俗裡，生存，為了顧全所愛而想辦法生存，可能是殊為不易而具有智慧的選擇。而正如片頭唱道：「Oh Lord Krishna you destroy all sorrows instantly…」(是否出自 *Gita Govinda* 的詩句？) Lila 對 Krishna 的虔信與全然的祈求，帶給她安定的力量與出乎意料的加持……將所有的苦放在心裡，卻圓滿了每個人的願。

Vara 在梵文裡意味著祝福、恩賜或護佑，亦即一種加持 (A Blessing)。*Vara: A Blessing*，敘說著一個令人心痛的故事，但也有著世俗裡能有的最圓滿的結局。這或許是 Krishna 的加持，或許是從痛苦中凝煉而出的智慧，也或許二者其實本質為一？！

PS. 看完 *Vara: A Blessing* 至今已十數天，與朋友們的幾回觀影互動，漸漸模糊了最初的感受，但也更體會到心靈投射影響我們所見所感之深……。



❧ 回目錄 ❧

虔誠

■ 何維拉

電影裡，女主角對自己信仰的神的愛與虔誠，如同她的舞蹈那般生動、有活力。她時時與神分享她的生活點滴和喜怒哀樂，她向神撒嬌。

她對神的愛與虔敬又像那片綠幽幽的濃密樹林——深遠、神祕。沒人知道她與神的親密對話，沒人知道她把對神的愛慕投射在一個低種姓的男孩身上。即便有人欣賞讚嘆她的舞姿，也沒人知曉她內心秘密花園裡堅強茂盛的虔誠。

不論外在現實生活如何艱難，不論她有什麼樣非善的念頭或行為，她與神的關係都未受干擾改變，她甚至沒有因為陷入困境而與神交易。或許正因為這份純淨的虔誠，當周圍的人因她而滿願，而她自己卻必須邁向不情願的未來時，在出嫁途中，她瞥見一個藍皮膚的小男孩。或許那是神的告諭：「妳還擁有神，因為妳孕育神的孩子。」或許，那就是加持。

片中驚人的美景、動人的舞蹈、異國情調的音樂還有艷麗的服飾，這些美好的體驗都讓人深刻感受女孩虔誠心的純粹與美麗。縱使故事背景遙遠而陌生，那份虔誠卻是鮮明生動。



❧ 回目錄 ❧

慈悲之心

■ 山嵐

仁波切秉持著一貫的悲天憫人情懷，處處善待他人，鼓舞他人。Vara 的電影中也可以看見，「善」穿透了人為制度的荒謬。

年輕的地主，有著中廣身材的上層人士，典型的印度男人外表，沒有堂皇的相貌，感覺酷酷的。當賤民尚恩偷溜進聖湖中洗澡，被人發覺後遭到圍毆時，地主善巧地出手相救。地主和女主角做愛做的事時，會不知她已非完璧，而願意與她完婚？在嚴厲的種姓制度下，這可能發生嗎？如果不是心態的寬宏，他應該會像村長那樣仗勢欺人，那不就是時有所聞的印度種姓制度下的悲劇新聞嗎？

如果不是地主的悲心融化種姓制度，男女主角的結果將會完全改觀。所以心的力量是多麼的強大！



∞ 回目錄 ∞

藝術家的角色

訪問宗薩欽哲仁波切

訪問、撰文：Maree Tenzin

日期：2011 年 10 月 21 日

本期《柔和聲》（註：英文版）的主題是「藝術的無限性」。確實有許多種種不同形式的藝術：素描、油畫、雕塑、陶瓷、拼貼、電腦衍生的藝術、數位圖像、普普藝術、極簡藝術、表演藝術、街頭藝術、本土藝術、建築、音樂、舞蹈、電影、攝影、說話的藝術、引誘的藝術等等。藝術形式隨著不同的媒介、主題、科技而有各種不同的變化。

愛瑪·沃克（Emma Walker）是澳洲一位倍受重視及看好的藝術家，她說：「創作的過程並不是一條直線，沒有一個可以遵循並產生一定結果的絕對方法。每一位藝術家依其獨特的內心運作與個人歷史，創造出他們自己的方法。因此，成果的多樣性是無限的。

Maree：依您的看法，藝術家工作的基本要素是什麼？

仁波切：我其實很喜歡這種說法，我認為她講得非常正確。藝術是無限的，這樣很好；但也因為藝術的無限性，它同時令人覺得沮喪。

Maree：您最認同哪種藝術？為什麼？

仁波切：我應該最認同能變成無用的藝術，但我想要變得有用的企圖心卻是那麼強烈。因為缺乏出離心，所以在生活裡擁有某種目的的誘惑非常強烈——無用是不可能的，但那是我應該要認同的。除此之外，到目前為止，我想最實際可見的是我一直在探索的電影藝術，以及我最近在學習的素描，我非常喜歡素描。

Maree：您參加了 Miksong 十日密集訓練，能否告訴我們為什麼去 Miksong？您從那個經驗獲得了什麼？

仁波切：我只是想了解攝影師是如何看事物，我從素描老師羅伯那兒得到相當有用的資訊。我花了大概二十天向他學習素描，應該說是學習看事物，那非常好。到最後我們看不見東西，我們用肉眼看，不用心。我從攝影和素描課了解到，相機是沒有心的，這是缺點也是優點。我們有心，這是優點也是缺點。我們必須和相機合一。

Maree：從您的觀點，最純粹的藝術形式是什麼？

仁波切：和別人溝通是非常非常的困難，甚至連「我們確實和某人溝通」這樣的概念都只是你自己的想像，而且那還是溝通不良。我心裡認為，我正在和你說話，你正在聽我說，而且我認為你正在聽我所說的話，那大概是我唯一想要確定的事。我心裡認為，你能看到我所看到的來自香港的假花〔仁波切指著桌上的一盆花〕，但實際上誰知道呢？最可能的情況是，你從來沒看到我所看到的，我也從未見到你見到的，所以最純粹的藝

術實際上是，能夠向你表達訊息以及描述或說明我所見到的事物的最接近、最有效的方式。對我來說，那就是最純粹的藝術。

Maree：您認為最純粹的藝術形式是自然發生還是預先計劃的？

仁波切：其實我認為兩者都是。我喜歡預先計劃的藝術，因為我們人類終究比較會模仿。自然發生非常困難，許多時候我們只是假裝我們是自發的。當然，我認為對自發性的渴望十分重要，否則我們就會變得太不真誠了。而且就像我之前說的，最純粹的藝術形式是以能夠溝通為基礎，我想小孩就是那麼做，他們強迫大人像他們一樣地思考，就算只是一瞬間。他們做得相當成功，而且他們有點兒自發性地那樣做。

Maree：大部分的藝術家好像都在受苦、追尋，是受折磨的靈魂。您有許多學生都是藝術家，您能解釋靈性和藝術家之間的關聯嗎？

仁波切：我認為這和我早先說的有關，我理想中的藝術應該是無用的。藝術、音樂、愛情故事和詩，所有這些都是我們在這物質世界中所能擁有的最接近靈性的事物。我的意思是，科學家、數學家們都受制於邏輯、計算等等，但是當一個科學家突然戀愛了，當他們談戀愛時，邏輯講不通。沒有一件事合理，但同時每一件事又都合理，每一件邏輯上不合理的事都合理。我想，沒有多少藝術家體悟到，一旦你想要當一個好的藝術家時，有用與無用之間的戰爭就開始了。這或許困擾著人們，但我認為這樣很好。

Maree：您認為禪修狀態和藝術創作之間有何相似性？

仁波切：那是有可能相似的，因為禪修時，沒有放一台筆電在旁、把它寫下來、記錄一切的這種禪修。尤其在佛教裡，無論遇到什麼，你都應該不屑一顧，沒有期待，沒有恐懼，不把它記下。假如有任何藝術家能夠那樣做，我想他們會變得更有創造力，因為他們不會卡在一個想法上。

Maree：例如西藏沙壇城、柯熙尼亞·希摩諾瓦（Kseniya Simonova）的動態沙畫以及冰雕，都是瞬時藝術（ephemeral art）。您是否認為瞬時藝術是一種比較高的藝術表達形式？因為被創造的東西最後也會被摧毀。

仁波切：那是非常好的概念。那個想法很好，但現在凡事都商業化了。假如有人能做出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沙壇城或冰雕，沒有任何觀眾，而且永遠都不知道製造日期和有效日期。現在就連一個人要出家都被記錄下來，而且大肆宣傳，假如某個人要出離這個世界，這件事會被宣揚。這不是最好的做法，不是嗎？

Maree：依您的觀點，藝術家在現今社會中的角色是什麼？

仁波切：創造和諧，絕對是如此。和諧非常重要。

Maree：一位藝術家要如何達成這個目標？

仁波切：不論他們使用哪一種媒介，要讓人們真正了解他們自己的潛力和弱點。不只是娛樂，不只是創造娛樂，而是真的使他們相信。

Maree：當您參觀倫敦、巴黎、紐約的小藝廊，看到初露頭角的年輕藝術家作品，您對他們的藝術有什麼看法？

仁波切：這方面我很糟糕，因為我沒受過真正的訓練。我不知道，尤其是現代藝術，我還在試著和學著去欣賞。

Maree：那麼印象派的藝術家呢？有任何大師或繪畫是您欣賞的嗎？

仁波切：喔，他們很了不起！就是很令人很驚奇！了不起！

Maree：有任何特定的藝術家或作品是您非常欣賞的嗎？

仁波切：很多俄羅斯藝術家。那些在聖彼得堡隱士博物館裡的作品，哇，那些作品真是太棒了！

Maree：您認為藝術學校能增強藝術家的技巧嗎？或者您認為藝術技巧最好讓它自然浮現，不要有任何正規訓練？

仁波切：兩者都好。我認為藝術家把他們自己和這世界的其他部分隔得太遠。我想要說的是，我希望藝術家們應該嘗試成為政治家，那是他們缺乏的部分。

Maree：最近您一直鼓勵年輕學生去上印度的舞蹈學校，您還贊助許多藝術發展。您希望社會和年輕人未來如何由此獲益？

仁波切：我注意到來自音樂學校的學生是如此文雅、快樂。他們身上有某種東西，甚至他們拿湯匙的方式和脫鞋的方式……

Maree：什麼最能激發您的創造力？

仁波切：我認為是能夠溝通。

Maree：您正為您的第三部電影《VARA》做前製工作。導演的過程和電影製作對您的意義一般而言是什麼？您從中獲得什麼？

仁波切：我喜歡寫作，這是最喜歡的部分。拍電影對我來說有點像是度假，雖然這聽起來很奇怪，但這是我正在做的一件我真正想做的事——建立一個概念，把它變的更具體，而且把它介紹給大家等等。

Maree：在您拍電影時，誰或什麼影響您最大？為什麼？

仁波切：有好幾個人，印度人如薩雅吉·雷（Satyajit Ray）、俄國人、日本人。我喜歡他們的簡單，以及他們從任何一件事物創造出戲劇的方式，甚至是沒有人會想到可以是戲劇的簡單事物，可以說那些事物讓人大開眼界。

Maree：您希望觀眾從《VARA》裡得到什麼？

仁波切：這很難回答。這部電影《VARA》，我不知道。我比較想拍一個大一點的電影「佛陀的一生」，那是我正在準備的。

（本文譯自英文「柔和聲」Gentle Voice “The Artist’s Role” <http://gentlevoice.org/content/>。）



菩提迦耶手札（一）

不良於行的老人

撰文：馬君美

黃昏，點完燈，想在大塔最上層的步道快走三圈，再回去晚餐。

走到大塔西側步道盡頭，看到前面有個不良於行的老人，每天早晚都會看到他，一個七、八十歲的藏人，一定有什麼老年疾病，不良於行，右手拿個柺杖，向前磨蹭而行。

他轉了個彎，來到北邊有轉經輪的地方，老人開始邊走邊轉動經輪，我快步的走過他身旁，不自禁地輕拍了的他肩膀一下，老人不很利落地抬起頭不解的望著我，我向他伸出了大姆指，如果我這輩子曾經真心的隨喜過誰，他一定是其中之一。

我真希望一切眾生和我自己，未來在如此老病之時，仍能有善業住在聖地，甚至有更大的善業，能每天以此殘病之軀，不顧困難的去繞塔。

這位老人可以是菩薩，提醒像我這種自以為健康、來日方長的人，及時精進。他也可以是佛，在我極有限的善業下，示現給我「是日已過，命亦隨滅，當勤精進，如救頭燃」。

身為一個人，老人以此殘病之軀所造的功德，恐怕只有佛才會知道吧！隨喜！



❧ 回目錄 ❧